

梁 松 著

風 雨 斬 妖 崗



作家出版社



梁 松 著

風 雨 斬 妖 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斩妖岗/梁松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ISBN 7 - 5063 - 2097 - 5/I · 2081

I. 风… II. 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7086 号

风雨斩妖岗

作 者: 梁 松

责任编辑: 联 国

装帧设计: 吴 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450千字

印张: 18.75

插页: 20

印数: 001 - 1000册

版次: 2002年10月第版

印次: 200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097 - 5/I · 2081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210



作者簡歷

梁松（原名梁學荔），己卯年9月26日戌時，伴隨著風雨出生在山東省威海衛橋頭鎮墩前村一間茅屋。童年隨母討飯，青年流浪新疆，在戈壁荒灘牧羊十載，後執教、從事新聞各十余春秋。現供職于《新疆日報》社駐石河子記者站。

前 言

公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太陽系這顆巍巍壯觀的行星上，曾演出過一幕萬古荒誕的大鬧劇：擁有文明和詩史的六億中國人突然發狂了。他們蜂擁而上，鋼鐵“元帥”昇帳；又竟放糧食“衛星”，畝產聲稱數萬斤。結果，用理想光環描繪的這則美麗神話，瞬即變成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大悲劇：四千萬炎黃子孫魂歸西天，一千二百億元的家當付之一炬。“哀莫大於心死”，那些被扭曲了的人性、被深化了的民族劣根性，則長期困擾著龍的傳人。

浩浩寰宇，微微砂礫。流浪到新疆的作者利用在戈壁牧羊的十個春秋，飽蘸著現實的血淚，在這部全景式長篇裏，集中描寫了煌煌華夏膠東山村的農家人。通過離奇古怪的情節、纏綿悱惻的人情和對天堂生活的不同神往、不同探索，塑造了飛度蜃景的胡雄、傲奔空谷的黑老虎、橫逆蠻上的賴六子、埋頭拉車的黑老牛、隨風飄飛的黑老鴿、嫺靜似水的溫春蘭、風風火火的冷野菊以及心比燈明的金不換、嘩眾取寵的青白水 and 看風使舵的丘八等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人物形象。

老天再狠，餓不死冰天雪地的瞎眼麻雀；山石再重，壓不斷尋覓陽光的倔強小草。作者採用喜劇性的表現手法，勾勒了在腥風血雨中歡聲笑語的一組群像，真實地表現了他們跟厄運抗爭、頑強爭取自我生存的浪漫意識和冒險精神。

目 錄

楔 子	斬妖鷗	1
第一章	老虎歸山	7
第二章	團聚	13
第三章	騰雲駕霧	28
第四章	閻王路	50
第五章	胡種賴收	74
第六章	北京來鴻	95
第七章	魔術大師顯奇能	106
第八章	我愛的不是你	131
第九章	雙喜臨門	149
第十章	黑老虎罷官	159
第十一章	堤壩上下	185
第十二章	擒龍圖	212
第十三章	愛與恨	217
第十四章	夜審偷糧賊	239
第十五章	黑老鴿趕集	259
第十六章	賴漢娶個花娣娣	280
第十七章	生離死別	297
第十八章	火老鴿	316
第十九章	搜身	320
· 第二十章	“金魚”沒上鉤	335

第二十一章	老牛火了·····	350
第二十二章	風捲春蘭花·····	363
第二十三章	離鄉前夜·····	392
第二十四章	旅途上·····	408
第二十五章	兩張烙餅·····	423
第二十六章	邂逅·····	441
第二十七章	悲歡離合·····	462
第二十八章	倒春寒·····	491
第二十九章	解凍·····	513
第三十章	飛雪迎春·····	539

斬妖鵬

(楔子)

老早老早以前，在膠東一座老山裏，鄉親們祖祖輩輩流傳著一個動人的神話。

老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鄉民從神農氏那兒學會了種地，揮起鋤頭在山坡上修起梯田，栽地瓜，種雜糧；又從嫫祖那兒學會了養蠶，滿山的梓蘿墩子成了老天爺賜給的柞蠶場。每逢秋裏，五穀飄香，蠶繭累累。金燦燦的棒子朝人直招手兒，黃澄澄的穀子向人老哈腰兒，紅豔豔的高粱喝醉了喜酒漲紅了臉兒，白花花的繭子老愛說著悄悄話兒，興許羞自個兒太胖，或是誇自家太棒。好一片秋色呀，好一派生機！大豐收的喜悅灌滿了鄉親的心窩窩兒。

常言道“山高必有怪，嶺峻卻生精”。有年秋天，半空裏忽地捲起一股老大的黃風，跟野獸一樣發狂地吼叫著。抽袋煙兒的工夫，就颳得飛砂走石、天昏地暗。這傢夥一來，生靈萬物可倒血黴啦！莊稼被“喇喇”地薅完了，蠶繭被“嘩嘩”地掃光了，樹木被“喀嚓”“喀嚓”折斷了。“噯呀媽！”鄉親們喊著、叫著，活生生地被劫跑了，半空裏還能聽到他們撕心裂膽的哭嚎。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黃風掃蕩剛過，傾盆大雨腳跟腳地隨著來了。兇猛的山洪活像惡狠狠的黃龍，帶著呼

嘯沖將下來。不大一會兒，整個山川便濁浪滾滾、惡水滔滔。一片片大好田園被黃水吞沒了，一具具鄉親的屍體橫七豎八地漂浮著，幸災樂禍的蛤蟆爬在死屍上，扯著嗓門兒“咯——咯——咯”地鼓噪。

大難沒死的人們亂糟糟地逃到山頂上，看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慘情景，心裏就跟狼爪子抓得一樣。老鄉民哪，爲麼遇上這種飛禍，爲麼落到這般田地？

賢大嫂覺摸著是天地災禍、命裏注定的。她整天價哭哭啼啼，老怨自個兒八字兒不好。

慫大哥琢磨這場洗劫是因果報應，老歎息“平時不燒香，災禍必臨頭”。爲了偷生活命，他便晨祭高山、夜祈蒼天，想通過祈求來消災避難。儘管這樣，聽天由命和求天保佑都甩不掉悲慘的命運。轉過年兒，黃風二次作害，賢大嫂和慫大哥還是不能倖免，他倆跟衆多蒼生一起，仍被生拖硬拽地颳走了。

劫後餘生的鄉民中有個勢大漢，他認定這興風作浪的必是一個魔法挺大的妖怪。眼睜睜看著鄉親被颳走，怒火在他胸中“哧啦”“哧啦”地燒起來。他抓起一塊石頭，朝著殘暴的黃風狠狠地扔去。想不到，石頭像給風撓癢兒似的被帶走了。

黑夜盼天亮，災難望救星。一天夜裏，空中忽地亮起一顆新星，接著從天上飛下一隻五顏六色的金鳳凰，落在勢大漢篷前的松樹上，“咕——咕——咕”地叫了三聲“青松快出”。剛要起飛，破篷裏傳出嬰兒“哇——哇——哇”“青松來啦”的哭聲。大漢家添了個男孩兒，便取名青松。這小子生得虎頭虎腦，大手大腳。秋來冬至，春去夏來，小青松很快長大成人。他又勤快、又爽性，還常爲鄉親鳴不平。每回聽到他爹訴說風妖的罪孽，就滿肚子火氣，心口痛得直淌血。他咬破食指，寫下血書“妖魔不除，死不瞑目”。又同鄉親歃血爲盟：“想斬妖怪，先破妖法。”

青松不靠天，不信邪。他帶領大夥兒掄起鐵鎬，甩起鐵鍬；挑起土簍，擡起土筐；開山植樹，封山育林；又鑿開龍門，疏通河道；還築起高嶺，練好弓箭，磨好刀槍，嚴嚴實實地擺好了陣勢。

青松二十歲那年，那風妖播土揚塵，“嗷嗷”嘶叫著撲來了。風妖一到，黃塵遮天，黑霧罩地，雷轟電閃，風狂雨驟。可是，暴烈的風沙叫密密層層的樹林擋住了，兇猛的山洪像被縛住的黃蟒，順著河道乖乖地向東竄去，匯成了一眼看不到邊的渤海灣。風妖一見這般情景，氣得頭頂噴火，七竅生煙。它看到山嶺上站著披堅執銳、怒目瞪視的鄉民，便“呼”地一聲撲將下來，恨不得把衆人撕成肉片，再啄成肉醬。青松不慌，鄉親不亂，一個個抽刀拔劍，張弓搭箭。青松一聲大喊“殺！”祇見鋒利、雪亮的板斧流星似的劈向風妖，緊接著殺聲四起，一枝枝浸了蛇毒的利箭射向風妖。妖怪尖嚎著飛跑了，隨著就降下一溜又腥又紅的血雨。

“斬妖要斬死，救人當救徹！”青松率領鄉親，順著血迹，追蹤到村莊背後一座烏煙瘴氣的山崗上。這裏草木叢叢，怪石嶙峋。冷風在空中“嗖——嗖——嗖”地尖叫，柏枝在風中“吱——吱——吱”地哀嚎，貓頭鷹踏著柏枝，朝著空谷“嘎——嘎——嘎”地長噪。來到這瘴人的地場，可真叫人毛孔發炸、心底發毛呵！

青松緊追猛趕，血迹擦著崗頂一棵柏樹的枝頭，忽地在崗後陡坡的亂草中不見了。他扒開草叢，探頭一看，呵！是一個黑咕隆咚的大深洞。他的板斧和鄉親的刀箭都掙落在洞口上，並沾滿了腥臭的血污和灰黃的羽毛。洞口有磨盤大，從裏往外冒著臊臭臊臭的灰色妖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青松果敢地吩咐，“下洞斬妖！”

“行！”衆鄉親馬上在洞上方的柏樹上搭起了絞車，拴好一隻大筐子，又系了個鈴鐺做信號。青松爺兒倆和三個壯實鄉親一塊兒坐著筐子下洞了。絞車的繩子送下去老長老長，上面的鈴鐺老沒響，衆鄉親揪著的心隨著繩子也懸了起來。兩天頭上，鈴鐺被“鐺啞”“鐺啞”拉響了，鄉親們躡上喉眼的心都一顆顆落回肚裏去了。

青松五人落到洞底，祇覺陰風呼呼、妖霧滾滾。青松領頭走著、摸著、摸著、走著，磕磕絆絆撞著一扇石門。正要往裏走，一隻猛虎“闖”地一聲撲將過來。他倏地一閃，手起斧落，“喀嚓”一下把它劈成血糊糊的兩半拉兒。拔腳正要往裏沖，忽聽“嘶”地一聲怪響，擡頭一看，石門上空竄下一條灰皮紅花、血盆大嘴的毒蛇精。青松手疾眼快，趁它狠勁一竄，忙把利斧頂在頭上，祇聽得“撲嘍”一聲，蛇精的身子從頭兒一直豁到了末尾兒。

穿過石門，闖進妖窟，祇見裏面腥風淒淒、磷火閃閃，團團妖霧鎖著一座忽隱忽現的白山，白山上飄著淺藍色的火苗兒，映著山下一片腥紅腥紅的湖泊。青松五人到跟前一看，呵！白山全是人骨頭，紅湖全是人血漿。正要找人問個明白，忽聽迎面傳來“哐啷”“哐啷”的鐵器聲。青松跑過去一瞧，是九雙帶著腳鐐、面黃肌瘦的男女鄉民，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髡大漢靠近細細一瞅，認出領頭的一位正是慙大哥，他們邁著沈重的腳步，哼著悲壯的歌謠：

“劫進魔窟做牛兮，
出完牛力被妖吃。
誰來爲俺掘活墳？
斬掉惡首回人世。”

青松、髡大漢趕忙上前，說明來意，砸碎腳鐐。鄉親們又驚又喜，熱淚直流。慙大哥說道：“興風作浪的是一隻長著九

個頭的妖鷗，人稱九頭鷗。這傢夥每天都要用血食來保養妖氣，九張帶鉤兒的尖嘴生啄九顆帶熱氣的男人心，再鴿食九朵沒開門閨女的鮮花心。被啄的鄉親疼得‘嗷嗷’直叫，九頭鷗卻開心地‘格格’淫笑。就這樣，鄉親們的血漿匯成了湖，白骨堆成了山。妖鷗吃完九雙男女的鮮心後，便在這兒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今兒個正是害俺的日子，沒敢想老天降下救星來。”

青松聽罷，怒火沖上了腦門頂兒，正要率衆斬妖，慙大哥慌忙補充道：“九頭鷗的八個副頭圍著一個主頭，祇要有血食，主頭就能再生副頭。”說罷，抖起精神，帶著難友，緊跟青松往裏沖去。鄉親們趕了一程，遠遠望見一團妖霧裹著一座窟宅。他們小心地往前走著，快挨著魔窟時，正好碰上了劫在這兒作女僕的賢大嫂。他們說明原委，大嫂蓬著淚花兒說：“前兒個，九頭鷗出去作惡，被人間識破了妖法，砍傷了翅膀。回洞後，一氣之下折了‘風雨鞭’。剛才叫我給它舔傷口，這陣子正在睡覺，醒來就要啄食鮮人心啦！”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青松滿腔憤怒地招呼，“鄉親們，快隨我斬妖去！”

“慢！”賢大嫂伸手一攔，自告奮勇地說，“妖鷗身旁還有一根‘雷閃鞭’，掄起來，聲音大得能震聾兩耳，光線強得能刺瞎雙眼。讓俺先走一步，趁它熟睡的當口兒，把‘雷閃鞭’拿走，你等隨後來斬。”

青松率領衆鄉親，尾隨賢大嫂走進一幢陰森森的深宅大院。大嫂擠擠眼兒，便躡手躡腳走進了房內。青松他們慙著氣兒躲到屋前，祇聽得妖鷗的鼾聲跟炸雷一樣，震得窗櫺子直忽閃。青松輕輕臥到窗前一看，好傢夥！九頭鷗躺在一張人骨床上，鋪著幾張還滴著鮮血的人皮。這妖魔滿身長著灰羽毛，十八隻爪子兇神惡煞地鋪拉了一床，九個頭枕著女人的九雙大腿骨。每對枕頭旁，放著兩隻頭蓋骨酒碗。每張勾狀嘴都沾著血

污，吐著令人噁心的臭氣。中間那個毛茸茸的主頭，尖鉤嘴咬得“咯吱”“咯吱”響，惡狠狠地說著夢話：“順者昌，逆者亡。大膽蟻民，破我神法，傷我仙體，定將爾等碎屍萬段，解吾心頭大恨！”

妖鵬正在發狠地咒罵，猛聽到屋外有響聲，又聞到一股生人味。它“嗖”地一聲從床上彈起來，順手去抓“雷閃鞭”，不料撲了個空。它大吃一驚，正要發怒，好一個青松，掄起板斧，從窗口飛身直入，瞅准主頭狠命一砍。祇聽“嚓”地一聲，那狡猾的主頭一龜縮，八個副頭應聲而落，兇狠的主頭又猛地一伸，張開利嘴嚙破了青松的胸膛，啄出一顆赤紅、發熱的鮮心來。正要吞食，再生副頭，青松強打精神，冷手一斧，“咯嚓”一聲砍掉主頭。妖鵬“嗷”地一聲慘叫，騰空飛起，正要垂死掙紮，衆鄉親一擁而上，揮動刀槍劍戟，把妖鵬砍瓜切菜般地剝成了一攤爛肉泥。

青松一手捧著紅心，一手指揮衆人，打開牢門，同難民一起離開妖窟，重返人間。

東方露出了玫瑰紅，曦著瓦藍瓦藍的渤海，映著墨綠墨綠的山巒。

青松用最後一口氣諄諄告誡：“九頭鵬雖死，但其陰魂未散。一有時機，它還會借屍還魂，爲非作歹。鄉親們要識別妖精，抑惡揚善定太平。”說罷，便華年謝世，閉目長眠。一顆明星拖著餘光，猝然隕落。

霎時，山巒肅立，渤海揮淚，萬木垂首，雄鷹哀鳴。

世世代代的鄉親銘記著青松的恩德和教誨，把他出生的山村命名爲青松村，把他植被的山嶺起名爲青松嶺，把他開成的河流取名爲青松河，將他斬妖的山崗定名爲斬妖崗。

第一章 老虎歸山

斬妖崗現今燒成了火焰山。

崗下的麥田烤黃了，村莊炕懣了；那條源遠流長、循村半繞的青松河，河岸的柳葉燒軟了，河灘的泥沙炸酥了，裸露的河床蒸裂成龜殼似的花紋，河水被煮得細聲如絲、哀歎如泣。

從青松嶺盤旋而下，蹣過青松河，踏上斬妖崗，在烙鐵一樣發熱的山路上，走著一位年輕的退伍軍人，提著旅行包，揹著行李捲，黃軍衣搭在右胳膊彎上，浸透了汗水的白背心貼在腰背上。他有著典型的山東大漢的特徵：健壯的身軀襯著瓦藍的天空，顯得更加粗獷；醬色方正的面龐上，豎著兩道濃黑的臥蠶眉；一雙炯炯的猛虎眼，射出兩股犀利的光芒；厚實的嘴唇、高挺的鼻梁有棱有角，顯出幾分倔強和兇相；那銅柱似的脖頸和兩條粗壯的胳膊油明發亮，左肩胛上有塊杯口大的傷疤，在烈日的照射下，閃著紫紅色的光亮。

大熱難當。軍人走到山崗當央的柏樹下，這裏依然是熱氣騰騰的大蒸籠。大漢掏出手絹擦了擦汗，又搗了搗風，唉，那風也是熱乎乎的。大漢皺了皺眉，回頭看著青松嶺，那彎曲的盤山路像一條不見首尾的黃蟒纏繞著山巒；那條閃著白光的青松河似一溜銀色的絲帶，飄舞在山嶺和山崗的腳下。再放目眼前的斬妖崗，崗當央是幾十畝的平場，崗後坡至今存有神話中九頭鵬的窟洞，崗前坡還有四十年代初日寇崗樓的殘垣斷壁。大漢舉步向山崗的東北邊走去，祇見密密匝匝的草叢中堆著稀

稀朗朗的幾十丘墳。草中之墳，墳上之草，相映幽然，一派荒涼。年輕人在一丘蓬滿迎春花的墳前停了下來，心情沈重地放下行裝，然後，肅然起敬，默默佇立，十六年前在這兒發生的戰鬭情景，像電影似的一幕幕映上了腦際……

軍人名叫黑老虎，十五歲那年，正是日本鬼子向膠東山區大掃蕩的悲慘年頭。他親眼看到駐在城裏的一個叫龜野的日軍小隊長，率領鬼子、漢奸下鄉燒殺、搶劫。他還清楚地記得，斬妖崗的柏樹上和青松村的牆壁上，處處刷著白色的標語“和平親善，共存共榮”。

人常說“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成草頭王”。在全國掀起抗日怒潮時，山區有些占山頭的人就張旗鳴鼓，招兵買馬。其中前莊一個賭棍叫閻蟠，他揭桿而起，把五個帶槍的黑道兄弟拼湊起來，作為主力軍，然後，拉來喝過墨水的青白水當秘書，委派精明強幹的胡雄當參謀，又挑選本莊六精百怪的老弟丘八當護兵，組成了“抗日救國自衛團”。豎起招兵旗，便有吃糧人，自衛團很快擴大到百十人。這支隊伍打仗不多，軍紀不嚴，有的鄉親把這幫人稱為“遺邊兵”。

青白水的父親青松濤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英雄。別看他年過花甲，兩鬢染霜，可他精神矍鑠，體魄健壯。老人雙手善使九節鋼鞭，飛舞起來，寒光逼人，真可謂“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光緒二十六年，十八歲的青松濤就參加了反抗八國聯軍的義和團。在一次肉搏戰中，他揮動九節雙鞭活活打死了五個鬼子。由於老人文武雙全，自衛團的閻團長、國民黨正規軍一位秦長官、還有共產黨遊擊隊一位馬隊長，都請青老當軍師。青老不為所動，而是選中了黑老虎這顆苗子，給他傳授武功和做人之道。

一九四二年，日寇出動一萬五千多名陸軍，還有不少海軍、空軍配合，對膠東山區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掃蕩。青松村的上

空，敵機像烏鴉群似的狂飛亂舞，村裏村外被炸彈和炮彈炸得塵土飛揚、煙火彌漫，青松濤和黑老虎護送鄉親向青松嶺上轉移。這時候，在飛機、山炮的掩護下，龜野率領一隊日本兵闖進了青松村。自衛團一觸即潰，閻蟠和丘八投降了日寇。

龜野對青松村報復性地進行燒、殺、搶、姦。他領著鬼子沖進黑家，拖出黑老虎的瘸子老爹和臨產的大嫂，丟在大院的當央。龜野一邊命令士兵點著房子，一邊叫人剝光大嫂的衣服輪展獸行。然後，龜野命一名少年兵去挑開大嫂的大肚皮。這名新兵端著刺刀，戰戰兢兢不忍下手。“巴嘎——”，龜野手起掌落，“啪啪”賞了士兵兩個脆耳光。然後，抽出指揮刀，“嗤嘍”一聲，肚皮血淋淋地劃開了，一男一女雙胞胎掉下了。龜野對著地上仰面啼哭的女孩，牙一齧，嘴一咧，手起刀落，“喀嚓”劈成了兩半拉，然後，指著鮮血淋淋的小女孩，對著黑老爹獰笑道：“分得勻勻的，我的心大大的公平。”說罷，舉起東洋刀，正要朝地上的男孩下毒手，祇見黑老爹邊罵邊沖：“小鬼子，老子跟你拼了！”龜野一閃身，平端著刀，“噉噉”地捅進老爹的心窩裏。東洋刀在老爹心裏扭了兩扭，還沒來及拔出，忽聽一個士兵報告北山有情況。龜野一擡腿，猛一腳把老爹踢翻在地，“伊開——”，他揮著刀，領著士兵向斬妖崗沖去。

掩護鄉親轉移後回到斬妖崗的青松濤，正要去搗“馬蜂窩”，忽見龜野領著九名鬼子兵撲上崗來。老人大吼一聲，“嘩”地舞起了九節雙鞭，沖入敵群。他聲東擊西，穩健自如。隨著幾聲慘叫，五個鬼子應聲倒地。青松濤怒火填胸，越殺越勇，鋼鞭好像金龍罩體、玉蟒纏身。龜野招架不得，靠近不了。他抓起地上一名士兵的刺刀，破例地用槍膛裏一顆殺身成仁的子彈，向老人的腿彎射去。隨著“鏗”地一聲，老人趑趄地倒下了。龜野扔了刺刀，揮起東洋刀，正要上前刺殺，“住手！”

隨著一聲雷吼，從山梁上飛下一隻“黑老虎”。

這隻“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闖入敵群，扔掉了紅櫻槍，順手從死鬼子手裏抓過一柄刺刀，擺好了老虎式，準備著一場殊死搏鬥。

龜野一見送死的是一個虎墩墩的少年，鼻子嗤了嗤。“嘶啦”一聲，五把閃著寒光的刀“喇”地擺成了包圍圈。五個鬼子怒目瞪視，活像九頭鵠啄食人心一樣，“呀呀”地向“虎”逼近。

大敵當前，臨危不懼。黑老虎飛步上前身子一躲一閃，刺刀兩進兩出，“嗤嗤”兩聲捅倒兩個鬼子，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出。

剩下三個鬼子發瘋地窮追，“哇啦”“哇啦”向“虎”刺來。黑老虎猛轉身，倏地來個前進直刺，祇聽得“噢”地一聲尖嚎，沖在最前邊的鬼子，心胸被穿了個透亮。黑老虎奮力抽刀，不料卻被死死咬住了。他飛起右腳，朝鬼子身上狠勁一蹬，拔出刺刀一看，糟糕！刺刀彎成了“弓”字形。

在這生死關頭，龜野和另一個鬼子像兩隻紅眼狼一樣沖了上來。黑老虎掉過身子，猛見側面那個鬼子朝著自己的腰部刺來，正面的龜野一個跨步沖上前，端著明晃晃的指揮刀，又對準自己的腹部。在這九死一生的危急時刻，忽聽“鏗”地一聲，“嚓”地一響，側面的鬼子被撩倒了；這當口，正面龜野的刀恰好刺在黑老虎皮帶的銅盤上。刺，刺不進，擲，來不及，急得龜野“噢噢”直叫。黑老虎沈住氣，用彎刀把龜野的指揮刀使勁一撥，瞬即舉起重重的槍把子，照準龜野的腦門心，劈頭蓋臉“嘣”地一傢夥，紅紅白白的腦漿迸裂出來了。

黑老虎掉過身，趕忙撲到青松濤身邊。老人見鬼子被收拾光了，飽經憂患的臉龐露出了愜意的神色。他連聲稱道：“壯哉，壯哉！”黑老虎慌忙撕下一片衣服給老人包住傷口，然後，